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
第二十二回 唐長老逢迂儒絕糧 小行者假韋馱獻供

詩曰： 畢竟人心何所從，喜新厭舊亂哄哄，
東天盡道西行好，及到西天又想東，
洪福享完思淨土，枯禪坐盡望豐隆；
誰知兩處俱無著，色色空空遞始終。

話說唐半偈師徒，虧觀世音菩薩遣紅孩兒領路，脫離鬼國，一時迷而得悟，依舊並膽同心，歡歡喜喜，往西前進，喜得一路平安，又行了二、三千里。忽到一個鄉村，唐長老對著小行者道：「徒弟呀！行了半日，腹中覺有些空虛。此處象是一個鄉村，你看有好善人家去化些齋來充飢，方可前行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西方路上家家好善，要化齋不打緊。師父請在這村口樹下略坐一坐，等我去化。若遇著個大戶人家，只怕還要請了去吃哩！」豬八戒聽了道：

「哥呀！倘有好人家，連我也說在裡頭，等我也去吃些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不消說得，包管你一飽。」說罷，拿了鉢盂就要走。唐長老叫住道：「化齋乃是以他人之齋糧濟我之飢渴，這是道途不得已之求，原非應該之事。他須喜捨，我當善求，萬萬不可鹵莽，壞我清淨教門。」小行者領諾，竟走入村來。纔走不多路，忽撞見一個人，正要問他一聲，那人將他看一眼，便吐一口唾沫，遠遠的走開了；又走不得幾步，又撞見一個人，又想要問他，那人又將他看一眼，吐一口唾沫，遠遠的走開了。心下疑惑道：「想是連日天氣熱，我走路辛苦，不曾洗浴，身上有些汗酸臭。」再走幾步，撞見的人人如此。心下又疑惑道：「這些人若是潔潔淨淨，便是嫌我穢污。你看他醜醜醜，比我更加穢污，怎倒嫌我？」正思想不出，忽見路旁一個人家，心裡想道：「莫管他，且進去化齋，幹我的正經事。」遂走將進去，叫一聲：「有人麼？過路僧人化齋。」只見裡面走出一個後生來道：「什麼人叫喚？」忽看見小行者是個和尚，因笑一笑罵說道：「哪裡走來這個禿貨？倒要算一件罕物。」小行者聽見，笑答道：「沒頭髮的禿貨天下也不少，若要連鬚鬚算還多哩！何罕之有？小哥想是整日躲在毛裡過日子，故見聞不廣。」那後生道：「別處或者還有，我們這地方卻未曾多見，請再去問問人，我不與你鬥口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都罷了，但我幾眾過路僧人，一時行路辛苦，腹中飢了，化你一頓飽齋，結個善緣。」那後生驚訝道：「這又是奇聞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化齋怎麼是奇聞？」那後生道：「化齋想是要飯吃了！飯乃糧米所為，糧米乃耕種所出，耕種乃精力所成。一家老小費盡精力，賴此度日，怎麼無緣無故輕易齋人？豈不是奇聞！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們從大唐國走到寶方，差不多有二萬里路。哪一處不化齋，哪一日不化齋？化的齋糧只愁肚中吃不下。若依你這等說，我師徒們餓死久矣！你小哥家不知世事，快進去叫一個大人出來說與他，他自然請我們飽餐了。」那後生道：「我家沒有大人，我小哥家果不知事，請去別家化化，自然明白。」說罷，竟走了進去，全然不睬。

小行者要行凶，又恐怕違了師父之言，只得忍著氣走了出來，又往前行。忽又見一個大戶人家門前立著一個老院公，忙上前叫一聲：「老官兒，過路僧人行路飢餓，要化一頓飽齋。」那老院公抬頭看見是個和尚，先吐了一口唾沫，道聲晦氣，方答道：「我這地方並不容留和尚，你們是哪裡來的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們是大唐國欽差，往西天雷音寺見如來佛拜求真解的。」那老院公道：「我就說你不容留和尚，你既敢遠來，必定也通些世務。古語說：入國問禁，入里問俗。你問也不問一聲，為何就大膽走到這裡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們過路僧人不過化一頓飽齋，吃了走路，又不在這裡過世，問你民風土俗做什麼？」那老院公道：「問不問由你，只要你忍著飢走得過去，便是造化了！要吃齋是莫想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一頓飽齋能值幾何？莫說我佛家弟子佔三教之尊，為天下所重；就是一個求討乞兒，也有人矜憐資助。怎麼說個莫想？」老院公笑道：「各鄉風俗不同，我故叫你問一聲。我這地方，轉是乞兒有人收養，收養乞兒叫做施仁；若是施捨了和尚一粒米，一寸布，便叫做干名犯義，傷風敗俗，就為鄉人鄙賤，不許入正人之列。故人驀地撞見和尚，就要算做遭瘟晦氣。我老人家今日活遭瘟，精晦氣，撞見你說了這半日活，明日人知道，還不知怎樣輕薄我哩！請你快去了罷，免得貽害地方。」小行者聽了驚訝道：「一個和尚又不犯法，怎麼布施了干名犯義？怎麼撞見了就遭瘟晦氣？我不信有這等事，還是你老人家捨不得齋僧，故造此妄言騙我？我只是不信。」老院公道：「你不信我，再去問問人就知道了。」小行者暗想道：「方纔我入村來，撞見人皆吐殘唾走開，想就是這個緣故了。」又對著這老院公問道：「你這地方為何這等惱和尚？必有緣故，可說個明白。」老院公道：「風俗如此，我們粗蠢之人，哪裡曉得是甚緣故？你要知明白，西去□里有一村，叫做弦歌村，村裡盡皆讀書君子，人人知禮，個個能文，你到那裡一問，便曉得是甚緣故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去問也不打緊，只是我師父肚飢了等齋吃，可有法兒多寡化些與我？」老院公搖著頭，連連說道：「這個沒法，這個沒法！」小行者道：「若是沒法，我師父不餓死了！」老院公道：「若要執迷往西，餓死是不必說了；倒不如依我說回過頭來，原到東土，那邊人貪痴心重，往往以實轉虛，以真易假，你們這教說些鬼話哄他哄，便有生機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們是奉聖旨往西天見佛祖求真解的，怎好退回？」老院公道：「我說的倒是真解，你不退回，請直走到天盡頭，妙妙妙！說了這一會，連我老人家肚裡也飢了，不得奉陪！」舉舉手，撤回身往裡就走。小行者暗想道：「這些閑話且莫聽他，只是我在師父面前說得化齋容易，如今無齋回去，怎生見他？」又想道：「明化不如暗化。」遂弄個影身法兒，竟跟了老院公進去。

老院公走到廚下，此時午飯正煮熟在鍋裡，管廚人還在那裡整治下飯。老院公等不得，先揭開鍋蓋，自盛了一大碗拿到房裡去吃。因是寡飯，又撇身往廚下去尋小菜。小行者跟著看見，隱身進房，將他一大碗飯倒在鉢盂內，恰恰有一鉢盂。正待走路，只見老院公又拿了一碗醬瓜、醬茄小菜來，又一雙筷子，正打算進房吃飯，看那碗中的飯已不見了，嚇呆了，半晌方嘆口氣道：「人說撞見和尚晦氣，我今日撞見這和尚，真也作怪，怎明明盛在碗裡的飯，轉轉身就不見了！莫非是哪個藏過耍我老人家？」走出房來東張西望。小行者得便，又將瓜、茄小菜倒在鉢盂飯上。老院公再進房來，連小菜都沒了，一發慌張道：「不好了，有鬼了！」廚下眾人聽見，俱跑來問他。小行者乘著亂，便托著鉢盂一徑走出村來。

此時唐長老等得不耐煩，正在那裡要叫豬八戒來迎。豬八戒道：「西方路上好善齋僧的人家多，哪裡去迎他？況他猴頭猴腦，知道躲在哪家受用？他不吃得撐腸拄肚也不回來，卻把個師父餓在這裡。」唐長老似信不信，也不開口。豬八戒還打算要說什麼，忽小行者走到面前道：「師父，齋在此，請將就用些，前途再化吧。」唐長老道：「你怎生去這半日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不期此地人不好善，不肯施捨，故此耽擱工夫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你方纔說，西方路上家家好善，化齋容易，還許連我也是一飽，為何這會又轉嘴說難化了？想是你自家吃得快活，替他遮瞞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呆子休胡說，我老孫豈是貪嘴之人！」唐長老道：「此方人既不肯施捨，這鉢盂飯又是哪裡來的？」小行者道：「這村人家，若說他惡，又立心本善；若說他善，行事又近惡。故好好化他斷然不肯與；行凶化他，又怕違了師父之戒。萬不得已，只得隱身進去取了一鉢盂來，請師父權且充飢，到前途再作區處。」唐長老聽了搖頭道：「吾聞君子不飲盜泉之水，這齋隱身取來，又甚於盜泉矣！我佛家弟子犯了盜戒，怎敢去見如來？寧可餓死，不敢吃此盜食，你還該拿去還他。」小行者聽了，便不敢言語。豬八戒聽見師父說要還他，著了急說道：「師父，莫要固執。一碗飯，又不是金銀器物，在我口邊，便是我的食祿，有什麼盜不盜？若是這等推求起來，就是神仙餐霞吸露，也要算做盜竊了。我們一路來，口渴時，溪水潤水就不該吃了！」唐長老道：「你雖也說得是，但天地自然之生，與人力造作所成，微有分別。我只是不吃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師父既不吃，等我來吃了，入肚無賊，好與師兄消。」一邊說一邊早拿起來，三扒兩咽都吃在肚裡。吃完收了鉢盂，挑起行李道：

「師父趁早上馬，趕到前村，等我化齋還你。」唐長老無法，只得叫小行者扶他上馬而行。一路觀看村中風景，因說道：「我看此地方風俗也還不惡，為什就無一個善人？」小行者道：

「不是沒善人，是風俗怪和尚。」唐長老道：「怪和尚定有個緣故，你也該問個明白，好勸他回頭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也曾問過，這些村人都不知道。但指引我到前面弦歌村，那裡都是讀書人，去問方知詳細。」正說不了，忽到一村。只見：

桃紅帶露，沿路呈佳人之貌；柳綠含煙，滿街垂美女之腰。未睹其人，先見高峻門牆；

纔履其地，早識坦平道路。東一條清風拂拂，盡道是賢人里；西一帶淑氣溫溫，皆言是君子村。小橋流水，掩映著賣酒人家；曲徑斜陽，回照著讀書門巷。歌韻悠揚，恍臨孔席；弦聲斷續，疑入杏壇。

唐長老走入村中，忽聞得四境都是讀書之聲，因喚小行者道：「徒弟，你看此地甚是文雅，所說的弦歌村想就是此處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不消說是了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既是村落，師父請下馬來略坐坐，等我去化齋來還你。」唐長老阻擋道：「你去不得，現今傳說這地方惱和尚，你又粗雜惡貌，必定惹出禍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還是我去。」唐長老道：「你已去過一次，也有些不王道。莫若待我自去，看光景可化則化，不可化則已。」說罷，跳下馬來，抖抖衣裳，拿了鉢盂，竟往人家稠密處走來。到了一家，走將進去，只聽見書房中有人在內抱膝長吟。唐長老不敢唐突，立在窗前竊聽，聽得那人吟詠道：

「唐虞孝弟是真傳，周道之興在力田。

一自金人闖入夢，異端貽害已千年，
焉能掃盡諸天佛，安得焚完三藏篇；
幸喜文明逢聖主，重扶堯日到中天。」

唐長老在窗下聽得分明，知是要與和尚做對頭，不敢做一聲，因悄悄走了出來。只得遠行數步，又走進一家，只聽見那一家也有人在內吟詩見志道：

「不耕而食是賊民，不織而衣是盜人，
眼前君父既不認，陌路相逢誰肯親？
滿口前言都是假，一心貪妄卻為真；
幸然痛掃妖魔盡，快睹山河大地新。」

唐長老聽了，又暗自嗟嘆道：「不對，不對！」沒奈何復走了出來。又轉過一條巷去，走到一家門首，只聽得裡面琴聲正美，不覺一步步走將進去。將走到客座前，裡面琴聲剛剛彈完。唐長老忍不住高叫一聲道：「過往僧人化齋！」原來此處乃是一個士學的學堂，內中一個老先生領著十餘個小學生在那裡教書。此時午後，正功課已完，先生無事，彈琴作樂，忽聽見有人聲喚，因叫一個學生去看。那個學生跑出來看見唐長老，吃了一驚，慌忙跑了進去。先生問道：「何人哉？」學生道：「非人也！」先生道：「既非人，無乃鬼乎？」學生道：「人則人，而有異乎人者，故不敢謂之人。」先生道：「何異乎？」學生道：「弟子奉先生之教，聞人頭之有髮，猶山陵之有草木也！而此人，遠望之，口耳鼻舌，儼然丈夫，得不謂之人乎？乃迫視之而頭無寸毛，光光乎若日日照其頂，豈有人而若是者哉？衣冠之謂何？弟子少而未見未聞，是以駭然而返，請先生教之。」先生聽了沉吟道：「噫嘻，異哉！以子之見，證吾所聞，無乃和尚乎？」學生道：「和尚，人乎？鬼乎？」先生道：「人也有鬼道焉！」學生道：「何謂也？」先生道：「西方有教主，譽之者謂之佛，毀之者謂之夷鬼。和尚亦稟父精母血而受生，豈非人乎？乃捨其所以為人，而髡首以奉佛。佛不可見而類乎鬼，豈非有鬼道乎？自我天王之開文教也，斥此輩為異端，屏諸中國不與同西土久矣！今日胡為而至此哉！予將親出視之。」因拂琴而起，走將出來。看見唐長老立在階下，因嘆息道：「禿哉，禿哉，果和尚也！何世道不幸也歟？」唐長老不知就裡，因上前打一個問訊道：「老居士，貧僧稽首了。」先生忙搖手道：「不消，不消！吾聞道不同不相為謀，無論稽首，即叩頭流血，予亦不受。」唐長老道：

「人將禮樂為先，貧僧稽首是致禮於老居士，何老居士一味拒絕如此？」先生笑道：「何子言之不自揣耶？夫禮尚往來者，言乎平施也。予文士也，於異端也，以進賢之冠而與不毛之頂同垂，不亦辱朝廷而羞士子哉！非予拒絕，禮當拒絕，尊天王之教也。」數語說得唐長老滿面通紅，立了半晌，因腹中飢餓，只得又說道：「佛法深微，眾生愚蠢，一時實難分辨。只是貧僧奉大唐天子之命，往西天雷音寺見我佛求真解，路過寶方，行路辛苦，一時腹餒，求老居士有便齋布施一餐，足感仁慈之惠。」先生又笑道：「子雖異端亦有知者，豈不聞食以報功，雞司晨，犬司吠，驢馬司勞，故食之。子異域之人也，不耕不種，又遑遑求異域之空文，何功於予土？而予竭養親資生之稻糧，以飽子無厭之腹，予不若是之愚也！子慎毋妄言。」唐長老道：「西方久稱佛國，貧僧一路西來，皆仰仗佛力，眾姓慈悲。雖食之有愧，卻也幸免飢寒。不知老居士何故獨輕賤僧家如此？」先生道：「此有說焉，吾將語子。昔天王之未開此山也，萬姓盡貪嗔痴蠢，往往為佛法所愚，妄以為捨財布施可獲來生之報，以致傷父母之遺體，破素守之產業，究竟廢滅人道，斬絕宗嗣，總歸烏有，豈不哀哉！幸天王之憐念此土，忽開文明之教，痛掃異端，大彰聖教，故至今弦歌滿邑而文物一新，無一人不欣欣向化，以樂其生。雖撻之佞佛而亦不願矣！子誠聞言悔過，逃釋歸儒，予之上賓也。若執迷不悟，莫若速速遁去之為安。倘貪口腹而滯滯此土，予恐其不獲免耳。良言盡此，請熟思之。予不敢久立以自取污辱也。」說罷，竟踱了進去。唐長老見沒人瞅睬，只得走了出來，欲待再往一家，想來也不過如此，便不覺垂頭喪氣復走回來。

小行者與豬八戒迎著問道：「看師父這般光景，多分不曾化得齋到口？」唐長老道：「齋化不出，事情甚小，何足為念；只可笑一個教書先生，高榜斯文，滿口咬文嚼字，一味毀僧謗佛，幾將佛門面皮都剝盡，卻是奈何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要他回心敬佛齋僧，甚不打緊。」唐長老搖頭道：「我看這班書呆沉迷入骨，要喚回甚不容易。徒弟呀，你怎說個不打緊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實是不打緊，只怕做將來，師父又要怪我不王道。」唐長老道：「莫非你要動粗麼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此輩不過是些迂儒蠢漢，又非妖精魔怪，何消動粗？不過仰仗佛威，使之起敬耳！」唐長老道：「既不動粗，又能覺悟其愚，使之起敬，正佛法之妙，又何樂而不為？」豬八戒道：「師父莫聽師兄說謊！他起初說化齋容易，去了半日，也只偷得一鉢盂飯來。如今便怎能夠使他人人回心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呆兄弟，你不知道！起初，師父不曉得這般光景，定嫌我弄鬼弄怪。如今，這地方民風土俗師父都已深知，故不妨顯些手段大家看看。」一面說一面就走進村來。因在腿膀上拔下一把毫毛，放在口中嚼得粉碎，噴出來叫聲：「變！」遂變做百千萬億個韋馱尊者，頭戴金盔，身穿金甲，手執降魔寶杵，每家分散一個，立在堂中高聲大叫道：「活佛過，快備香花燈燭與素齋迎接，如若遲延，不誠心供奉，我將降魔杵一鋤，叫你全家都成齋粉。」嚇得眾百姓人家磕頭禮拜，滿口應承備齋。小行者卻自己也變了一尊韋馱菩薩，尋到學堂裡來，將先生一把捉住，提到當街心裡叫他跪下，又用降魔杵壓在他頭上，說道：「你麼小子，讀得幾句死書，不過坐井觀天，輒敢毀僧謗佛，當得何罪？且押到阿鼻地獄，先拔牙，後敲牙，叫你萬劫不得翻身。」先生忽然被捉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連連叩頭道：「天王欺予哉。非予之敢於毀謗也！乞尊神恕之，使吾舌幸存而牙獲免，則我佛之慈悲有靈，不嚇碎人心也哉！誓將移奉天王之誠以奉佛。不識尊神肯容改悔否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既改悔，且饒你一次，可快去速備香花供養，迎接活佛。如不虔誠豐潔，二罪俱罰。」說罷，將寶杵提起。先生得了性命，爬起身來往館中飛跑。七、八個學生子見先生提去，嚇得魂膽俱無。及見放了回來，慌忙接住問道：「自先生之被捉，弟子以為適足殺其軀而已矣！不意還祖宗之靈，得保首領而歸，不知神聖寬恩釋放乎？抑先生有能得以自返乎？抑亦有別說乎？」先生道：「予不暇細談也，速速備齋以供養活佛，不然則韋馱之杵何可當也？」學生聽說，忙忙去備齋不題。

且說小行者見事已做妥，忙回到村口，又拔四根毫毛變做四大金剛前面領路。又將數根變做許多童子，手執幢幡寶蓋，香花燈燭，鼓鈸音樂，兩邊分列引路。然後請師父上馬，自與豬八戒左右簇擁而行。一路上香煙繚繞，幡幢悠揚，鼓鈸喧闐，經聲聒耳。纔行入村來，早有無數人民，老老小小，男男女女，皆手執香燈並各種齋供，拜倒路旁，求觀活佛。那先生也儒巾儒服，頭頂香爐，並一班學生捧著齋供，雜在眾人中獻將上來，口稱活佛，請禱不已。唐長老看見，甚不過意，連聲叫道：「不消如此。」眾百姓你饅頭，我蒸餅，這個湯，那個飯，精潔素食如兩點一般，都擁至馬前，送到手裡，只求唐長老開口。唐長老吃一口，推辭一

口，已不覺吃得飽不可言。無可奈何，只得叫豬八戒與沙彌替吃。豬八戒正中下懷，張開蓮蓬嘴，哪管酸甜苦辣，一概齊吞。爭奈來得多，連豬八戒也吃得撐腸拄肚吃不下了，只把頭搖。小行者看見他師徒們吃得盡夠了，再只管耽擱，恐生別事。因用手一指，將眾人禁住，方不能擠擁上來。然後請師父策馬加鞭向西而去。豬八戒吃得快活，挑著行李飛跑。師徒四人走出了村口，小行者將身一抖收了法相，眾百姓再欲趕時，已去得遠了。大家驚驚訝訝，或以為佛法有靈，或以為僧家幻術，議論紛紛不一。正是：

尊儒儒不尊，滅佛佛不滅，

到底佛與儒，妙義不可說。

未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